



也门境内的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

秘书长的报告

摘要

本报告是根据安全理事会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第 1612(2005)号决议及其后各项决议提交的，是关于也门境内儿童与武装冲突状况的第二次报告。报告的依据是关于也门冲突各方所实施六类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经核实信息，所涉期间为 2013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

也门的战争不是儿童发动的，但儿童付出的代价却最高。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也门儿童承受了一场可怕战争带来的后果。根据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冲突各方都有义务保护儿童。然而，儿童在家中、学校、医院、社区活动场所和游乐场这些本应得到保护的地方都面临残酷暴力的危害。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联合国核对了 11 779 起在也门境内发生的严重侵害儿童事件。最普遍的侵害行为是杀害和残害儿童，主要由空袭(占事件总数的 47%)和地面战斗(40%)造成。尽管有很多招募和使用儿童的事例得到了核实，但也有很多事例未得到报告，主要原因是监测人员和社区的安全受到威胁并担心受到报复。学校和医院继续遭到不加区分的攻击，并被用于军事目的。仍有很多性暴力事件未得到报告，原因是这会带来污名。人道主义设施和人员受到攻击、医疗用品不足是也门冲突中一直存在的问题。

由于安全威胁和出入限制，监测和报告严重侵犯儿童行为方面的工作仍然严重受限，对有效核查和报告也门境内严重侵犯儿童行为构成日益严重的巨大挑战。



一. 引言

1. 本报告所述期间为 2013 年 4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是根据安全理事会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第 1612(2005)号决议和其后各项决议提交的。报告记录了也门冲突各方实施的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着重说明了这些侵害行为的趋势和模式，并说明了自 2013 年 12 月 9 日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通过关于也门境内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结论(S/AC.51/2013/3)以来在制止和防止严重侵害儿童行为方面取得的进展和面临的挑战，还提出了关于加强保护也门境内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的具体建议。报告尽可能指明了严重侵害行为的实施者。在这方面，在我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最新报告(A/72/865-S/2018/465)附件一中，也门政府部队包括也门武装部队因招募和使用儿童而被列名、在也门支持合法性联盟¹ 因杀害和残害儿童而被列名。² 二者都被列入名单 B，其中列有已采取措施加强儿童保护的冲突方。胡塞运动/真主卫士运动、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伊斯兰教法辅士组织、亲政府民兵和安全地带部队因招募和使用儿童而被列入名单 A，其中列有尚未采取措施加强儿童保护的冲突方。胡塞运动还因杀害和残害儿童以及攻击学校和医院而被列入名单。

2. 2013 年设立的也门国家监测和报告任务组在监测、核查和报告交战地区严重侵犯儿童权利行为方面面临重大挑战。在冲突各方各自控制的地区收集关于它们招募和使用儿童的资料特别困难，因为监测人员担心遭到报复并的确遭过报复，如遭到任意羁押和强迫失踪等，他们过去就因公开报告招募和使用儿童事件而遭到过此类威胁和恐吓。在有些情况下，监测人员因被控向敌对方提供情报而被剥夺人身自由。

3. 本报告所载资料反映的是国家任务组能够核实的情况。实际发生的严重侵害事件据信要多得多。

二. 政治和安全动态概述

4. 自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工作组于 2013 年 7 月对我关于也门境内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第一次报告(S/2013/383)(所述期间为 2011 年 7 月至 2013 年 3 月)进行审议(S/AC.51/2013/3)以来，也门全国的冲突愈演愈烈。冲突各方都经历了变化，并演变为新的联盟。新的联盟出现，而旧的联盟解散或不再积极参与冲突。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于 2014 年底开始在也门南部和中部各省开展活动，特别是贝达、阿比洋和亚丁，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自 2009 年以来一直在这三个地区出没。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还在拉哈杰、哈德拉毛和塔伊兹三省开展活动，这些地区仍因安全方面的限制而无法进入进行监测。

5. 2011 年 11 月由联合国促成的《海湾合作委员会倡议》及其执行机制规定开展政治过渡，首先是立即由当时的也门总统兼全国人民大会领导人阿里·阿卜杜

¹ 前称为“在也门恢复合法性联盟”(A/72/865-S/2018/465)。

² 该联盟曾因攻击学校和医院而被列入名单，并于 2018 年被从该名单除名。

拉·萨利赫向当时的副总统阿卜杜勒·拉布·曼苏尔·哈迪移交权力，并在 2012 年 2 月举行总统选举。2013 年 3 月，政治过渡进入第二阶段，其中包括召开全国对话大会和根据大会成果起草新宪法等内容。虽然胡塞运动不是《倡议》及其执行机制的签署方，但该机制倒是规定他们可以参加大会。

6. 2013 年，在全国对话大会举行期间，胡塞运动和萨拉菲运动在 Dar al-Hadith 宗教学校所在地萨达省的达马杰爆发了冲突。哈迪总统在达马杰部署部队，并将所有萨拉菲运动战斗人员及其家属和在该地区出现的外国人疏散到亚丁和萨那，最终促成了停火。在这些事件发生后，胡塞运动于 2014 年 6 月和 7 月将军事行动扩大到阿姆兰省，并与受政府部队支持、忠于也门改革集团的部落团体发生冲突。胡塞运动在 2014 年 7 月杀害也门政府军 310 旅指挥官 Hamid al-Qushaibi 之后，随即巩固了对萨达省和阿姆兰省的控制，并与前总统萨利赫先生合作，向萨那省挺进。在此期间，特别是在阿姆兰和萨达两地，交战各方对学校的攻击急剧增多。

7. 2014 年 9 月，胡塞运动攻下了首都萨那。尽管胡塞运动签署了《民族和平伙伴协议》，以扩大自己在政府中的代表性，但在 2014 年整个第四季度，它将自己的控制区扩大到该国大部分地区，包括更广大的首都行政区。

8. 2015 年 1 月，胡塞运动在萨利赫先生的支持下，拒绝了过渡政府提出的宪法草案，并将总统和总理软禁。2015 年 2 月，胡塞运动发表了一份宪法宣言，接管了萨那的政府实体，同时解散了议会，并建立了一个由胡塞运动领导的新的总统委员会，至此冲突升级出现转折点。哈迪先生设法逃到了该国南部的亚丁。胡塞运动和全国人民大会所属部队继续向南方挺进，导致塔伊兹省爆发冲突。应哈迪先生 2015 年 3 月的请求，联盟对也门的胡塞运动阵地发起了“决定性风暴”行动。该军事行动主要是空袭，其后则是胡塞运动与政府盟军之间的地面战。同月，美利坚合众国总统发表声明，宣布他授权应也门总统的请求，向联盟在也门的行动提供后勤和情报支助。其他国际部队则一直在也门开展打击基地组织的军事行动。

9. 冲突的迅速升级导致也门境内严重侵害儿童事件的数目急剧增多，特别是在 2015 年，这是本报告所述期间已核实严重侵害儿童事件发生最多的一年。2015 年，已核实的儿童伤亡人数比上一年增加了 650% 以上。同一时期，冲突各方招募和使用的儿童人数比上一年增加了近 500%。

10. 2016 年全年，直接或间接卷入战场的冲突方数目有所增加。特别是在该国南部和东部，一些部落组建了民兵，其中包括已开始对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发起进攻的 Hadrami 精锐部队和 Shabwani 精锐部队，也包括已成为前亚丁省长 Aydarus al-Zubaydi 2017 年成立的分离主义组织南方过渡委员会附属团体的安全地带部队。尽管 2016 年 4 月至 8 月实现了临时停火，其间秘书长也门问题特使在科威特举行了和平谈判，但在胡塞运动从也门向沙特阿拉伯发动火箭攻击并造成平民伤亡之后，北部边界地区等地的地面战斗又在继续，联盟加强了空袭。

11. 2017 年，胡塞运动与萨利赫先生之间的紧张关系加剧。11 月 29 日，胡塞运动在首都行政区 Al-Saleh 清真寺及其周围与全国人民大会部队发生了持续 5 天的冲突，并最终于 12 月 4 日杀死了萨利赫先生。

12. 2018 年 1 月，忠于哈迪先生的部队与南方过渡委员会附属团体在亚丁和邻近各省爆发冲突。4 月，在联盟对荷台达省的一次空袭中，胡塞运动最高政治理事会议首脑 Saleh al-Samad 被炸死。6 月，政府部队在联盟的支持下，开始对荷台达省的胡塞运动发动军事进攻，进攻范围后来扩大到哈贾省，在本报告编写时仍在继续。旷日持久的冲突导致里亚尔迅速贬值，并对商业和人道主义用品借以进入也门的主要港口产生了重大不利影响。

1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安全局势日益恶化，违反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的行为继续发生。持续不断的冲突、空袭以及在人口稠密的平民住区使用爆炸物、枪支和迫击炮继续使儿童面临极端危险，并对学校和保健设施等民用基础设施以及人道主义设施造成重大影响。在本报告编写时，尽管 2018 年 12 月由联合国促成在瑞典举行的和平谈判取得重大成果，签署了《斯德哥尔摩协议》，规定立即在荷台达省停火，双方将部队调离荷台达市和三个港口(荷台达、萨利夫和拉斯伊萨)并重新部署到该市和三个港口之外的商定地点，承诺不派遣任何军事增援部队进入荷台达市、三个港口和荷台达省，并承诺从该市移除任何形式的军事存在，但也门其他地方的战斗仍在继续。

14. 也门旷日持久的冲突造成了严重的人道主义后果，严重的经济衰退使该国处于饥荒边缘，导致需求剧增。估计有 80%的人口——2 400 万人——需要某种形式的人道主义或保护援助，其中 1 430 万人急需援助。对也门最脆弱的群体来说，获得饮用水的费用极高；特别是在农村地区，有 1 780 万人(其中 50%是儿童)得不到足够的水、环卫和个人卫生服务。2017 年爆发了该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霍乱疫情，4 月至 12 月期间报告的疑似病例高达 100 多万例。据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称，也门的人道主义危机是全世界同类危机中最严重的。

三. 严重侵害儿童行为

1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联合国核对了也门境内发生的 11 779 起严重侵害儿童事件及 625 起涉及其他影响儿童的令人关切问题的案例，例如以指称儿童与冲突方有牵连为由而剥夺其人身自由、将学校和医院用于军事用途等。由于全国的冲突升级，严重侵害事件的数量逐步增加，已核实事件数量最多的是 2015 年。据联合国核实，严重侵害事件 2013 年(4 月起)发生了 272 起、2014 年 568 起、2015 年 3 555 起、2016 年 2 458 起、2017 年 2 539 起、2018 年 2 387 起。

16. 对严重侵犯儿童行为进行监测和核实已日益困难，并因安全问题和出入限制而面临严重障碍，对有效记录和报告严重侵犯儿童权利行为，特别是招募和使用儿童行为构成重大挑战，因为这一特定侵害行为所涉问题十分敏感，同时也担心会造成任意拘留和强迫失踪等后果。例如，监测人员和社区成员一直因公开报告招募和使用儿童事件而受到威胁。

A. 招募和使用儿童

17. 据联合国核实，2013 年 4 月至 2018 年 12 月期间，也门冲突各方共招募和使用 3 034 名儿童(3 018 名男童和 16 名女童)，其中绝大多数(83%)是年龄在 15

至 17 岁之间的男童；但联合国也核实了胡塞运动和人民委员会招募和使用年龄低至 10 岁儿童的情况。尽管进入相关地区进行监测受到严格限制，但仍有记录显示，截至 2015 年以及在 2016 年至 2017 年期间人数在持续增加：据核实，被招募和使用儿童的人数 2013 年 4 月至 12 月为 91 名、2014 年 156 名、2015 年 915 名、2016 年 606 名、2017 年 896 名、2018 年 370 名。

18. 已核实的案例分别归属于：胡塞运动(1 940 人)、人民委员会(317 人)、也门政府部队(274 人)、安全地带部队(189 人)、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148 人)、萨拉菲运动(65 人)、伊斯兰教法辅士组织(30 人)、Shabwani 精锐部队(26 人)、也门改革集团(17 人)、南方运动(13 人)、Hadrami 精锐部队(6 人)、部落团体(4 人)、身份不明团体(3 人)、在也门活动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1 人)以及隶属南方过渡委员会的部队(1 人)。招募年龄低至 10 岁儿童的冲突方包括胡塞运动和人民委员会。

19. 多年来，随着冲突的持续和不断加剧，也随着冲突各方确立了各自对部分领土的控制，儿童被各方招募和使用的风险越来越大。贫困加剧，获得教育、职业培训和谋生机会有限也是儿童被招募和使用的主要驱动因素。儿童为向家庭提供财政帮助而加入冲突方，他们的家庭不得不依赖孩子的收入来购买食物和其他基本必需品。宗教信仰和意识形态对儿童也有影响，会促使一些儿童加入冲突方。

20. 有 700 多名加入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的 15 至 17 岁男童被派到前线，用作现役作战人员，这意味着在所有被招募和使用的儿童中，有 25% 被派到前线作战。其他儿童被用于驻守检查站、巡逻、守卫军事和政府设施以及为冲突各方运送水、食品和设备。共有 274 名男童在作战、驻守检查站或为战斗人员运送物资时被打死(171 名)或致残(103 名)。

21. 在所有这些案例中，被胡塞运动招募和使用的儿童人数最多，达 1 940 人(64%)。2015 年，归属于胡塞运动的案例成指数级增加，据核实它仅在这一年内就招募和使用了 606 名儿童。经核实胡塞运动招募和使用儿童的活动遍及 20 个省，主要是首都行政区(435 人)、塔伊兹(238 人)和阿姆兰(226 人)。2014 年以来，各省与胡塞运动有牵连的儿童人数明显增加，时时可见他们驻守检查站和搭乘军用卡车出行。儿童加入这个团体是为了帮助家庭取得收入和其他物质辅助品。其他儿童则是在学校被该团体动员和招募的。正如我关于也门境内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第一次报告中所记录的，也门家庭成员的社会观念中有一种接受胡塞运动招募和使用儿童的文化，将其视作保护自己的土地和家人不受敌人侵犯的一种方式，而自 2015 年联盟行动开始以来，这种情况进一步加剧。

22. 2018 年，联合国核实了胡塞运动招募和使用 16 名年龄为 14 至 17 岁女童的信息，这是也门国家任务组自 2013 年设立以来首次核实此类信息。她们的主要作用是动员和招募其他女童、鼓励妇女和女童将其家庭中的男性成员送上战场，并以金钱和祈祷支持战斗人员。有时还看到她们手持武器和贴有胡塞运动口号的棍子，并在两次不同的场合进入学校，鼓励女学生支持战斗人员，并强迫她们跟着喊胡塞运动的口号。

23. 人民委员会招募和使用儿童的情况也很普遍，联合国核实了 317 起事件。经核实的大多数事件发生在达利阿省(68 人)、塔伊兹省(65 人)和夏卜瓦省(46 人)。

这些儿童大多在 15 至 17 岁之间，他们加入该团体的最终期望是以后被编入也门政府部队，然后领取大约 250 美元的月薪，而非人民委员会提供的 120 美元左右的象征性薪金。例如，2016 年 6 月，在焦夫省，5 名身穿军装的武装男童在一座政府大楼内排队领取薪水，其中两人分别为 16 岁和 17 岁，在五个月前由人民委员会招募。这两个孩子都曾被送到战场作战。

24. 也门政府军招募和使用 274 名男童，其中大多是在阿比洋省(100 人)、焦夫省(38 人)、夏卜瓦省(29 人)、亚丁省(24 人)和达利阿省(23 人)招募的，80%以上是在 2017 年(114 人)和 2018 年(111 人)招募的。据发现，缺乏有效的年龄确定机制加上冲突的加剧，而且谋生机会缺乏，成为也门政府部队招募和使用儿童人数增加的主要因素。也门家庭被迫将孩子送往战场以取得收入。

25. 安全地带部队自 2016 年成立以来共招募和使用 189 名男童，这些事件分别发生在阿比洋省(157 人)、拉哈杰省(25 人)、亚丁省(4 人)、塔伊兹省(2 人)和达利阿省(1 人)，其中大多数(145 起，占 77%)在该团体巩固了对大部分南方省份控制的 2017 年得到核实，其余 44 起(23%)在 2018 年得到核实。例如，2017 年 7 月，一对年龄分别为 14 岁和 15 岁的兄弟在父亲去世后辍学，此后被安全地带部队招募，负责守卫一个军营的入口，并在一个检查站执勤。

26. 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对招募 148 名男童的行为负有责任。这些事件大多在 2015 年和 2016 年初得到核实，当时该组织开展鼓动性运动，通过讲座和训练营吸引儿童加入。招聘地分布在夏卜瓦(57 人)、亚丁(37 人)、阿比洋(26 人)、拉哈杰(26 人)、达利阿(1 人)和哈德拉毛(1 人)等省。此外，2016 年期间，伊斯兰教法辅士组织在阿比洋招募了 30 名男童，其中大多数年龄在 15 至 17 岁之间，负责在检查站值勤和在控制区巡逻。

27. 萨拉菲运动招募和使用 65 名男童；这些事件大多(57 起)是在 2013 年核实的，当时该团体正在积极招募儿童参加在达马杰对胡塞运动发动的敌对行动。这些孩子大多是在阿比洋省(51 人)、达利阿省(4 人)、贝达省(3 人)、阿姆兰省(2 人)、拉哈杰省(2 人)、萨达省(2 人)和亚丁省(1 人)招募的，其中大多数是在清真寺内招募的。他们被成批送上公共汽车到萨达省作战。例如，2013 年 11 月，该团体在阿比洋省招募了 21 名 15 至 17 岁的男童到达马杰作战。这些从阿比洋省的几个县招来的男童聚集在阿比洋省津吉巴尔县的一个会合点，随后被用皮卡运到萨达省。这些车辆在接近萨达省时遭到胡塞运动袭击，造成 5 名儿童死亡、16 名儿童受伤。

28. 联合国收到了关于招募和使用儿童的其他报告，但由于监测和报告这一具体侵害行为会带来保护风险而无法对其进行核实。关于处决和诸如任意羁押和强迫失踪等其他类型威胁的报告更加剧了对风险的担忧。

以指控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有关联为由剥夺儿童人身自由

29.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年龄大多为 15 至 17 岁的 340 名男童因被控与敌对方有关联而被剥夺人身自由。经核实，此类案例 2013 年发生了 9 起、2014 年 9 起、2015 年 188 起、2016 年 15 起、2017 年 23 起、2018 年 96 起。大多数儿童是被人民委员会剥夺人身自由的(153 人)，其次是胡塞运动(72 人)和也门武装部队(54 人)。

30. 被指须由人民委员会负责的案例(153起)大多发生在2015年,当时该团体抓获并羁押了141名据称与拉哈杰、阿比洋、达利阿、亚丁和塔伊兹等省的胡塞运动有关联的儿童。在据指称由胡塞运动负责的72起案例中,有53起在2018年得到了核实,当时一些被控与敌对方有关联而被羁押在首都行政区的男童获释。

3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也门政府部队以与胡塞运动有关联为由羁押了54名男童。经过我的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和联合国驻也门人员开展宣传,在本报告编写时,也门政府关押的所有儿童已全都与家人团聚。

32. 最后,2016年和2017年,安全地带部队在阿比洋省(5)、拉哈杰省(4)和亚丁省(1)共剥夺了10名男童的人身自由。

B. 杀害和残害行为

3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经联合国核实,有2776名儿童(1940名男童、787名女童和49名性别不明儿童)被杀害,4732名儿童(3490名男童和1242名女童)致残;伤亡人数最多的是塔伊兹省(1828名儿童,其中539名被杀害、1289名致残),占本报告所述期间被杀害和致残总人数的24%;其次是萨达省(1186名儿童,其中624名被杀害、562名致残),占16%;再次是荷达台省(735名儿童,其中291名被杀害、444名致残),占10%。冲突的迅速升级导致也门被杀害和致残的儿童人数剧增,特别是2015年,联合国核实的伤亡人数大幅增加,几乎是前一年核实伤亡人数的7倍。总体而言,儿童被杀和受伤的情况如下:2013年4月至12月,146名;2014年,319名;2015年,2445名儿童;2016年,1555名;2017年,1354名;2018年,1689名。大多数儿童伤亡可归咎于联盟(3550名儿童,包括2417名男童、1113名女童和20名性别不明儿童),其后依次是胡塞运动(1861名儿童,包括1368名男童、464名女童和29名性别不明儿童)、不明冲突方(1297名儿童,包括1037名男童和260名女童)、也门政府军(180名儿童,包括151名男童和29名女童)、人民委员会(154名儿童,包括128名男童和26名女童)、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95名儿童,包括45名男童和50名女童)、在也门活动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57名儿童,包括56名男童和1名女童)、为也门政府战斗的其他国际部队(27名儿童,包括17名男童和10名女童)、安全地带部队(7名儿童,包括3名男童和4名女童)。其余伤亡(280人)主要是各方交火造成的。

34. 将近一半的儿童伤亡(47%)是空袭造成的:1710名儿童(1110名男童、580名女童和20名性别不明儿童)被杀害,1801名儿童(1281名男童和520名女童)致残。这些伤亡大多是联盟空袭造成的:1703名儿童(1103名男童、580名女童和20名性别不明儿童)被杀害,1794名儿童(1277名男童和517名女童)致残。其余由空袭造成的儿童伤亡归咎于为也门政府战斗的其他国际部队(7名男童被杀害,2名男童和2名女童致残)以及也门武装部队(2名男童和1名女童致残)。由空袭造成的大多数伤亡发生在萨达省(982人),其后依次是首都行政区(491人)、哈贾省(481人)、塔伊兹省(371人)、荷达台省(351人)、萨那省(278人)和阿姆兰省(161人)。

35. 例如,2014年9月,一架被认为属于为也门政府作战的其他国际部队、以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战斗人员为目标的无人机在焦夫省击中了一部车辆。在被作为目标的战斗人员附近的一名男童和两名女童(年龄为6至13岁)受伤。另外,2016

年3月15日，联盟空袭击中了哈贾省穆斯塔巴县的一个市场，造成23名男童死亡、5名男童致残。在一些事件中，空袭导致大量儿童伤亡。例如，2018年8月9日，在萨达省马吉兹县，联盟空袭击中了一辆载有儿童的校车，单是这起事件就导致年龄都在7岁到17岁之间的39名男童死亡、47名男童受伤。事后，联盟公开承认了这起事件。

36. 地面战斗，包括使用小武器和炮击，是儿童伤亡第二大肇因；有2 947名儿童受到影响(占被杀和伤残总人数的40%)，其中有785名儿童被杀害、2 162名儿童伤残。这些伤亡有近半数(1 334名儿童)发生在塔伊兹省，其后依次是荷达台省(285名)、亚丁省(269名)、达利阿省(205名)、萨达省(121名)、焦夫省(120名)、拉哈杰省(114名)和阿姆兰省(105名)。地面战斗造成的儿童伤亡大多(62%)是胡塞运动所为(1 833名儿童伤亡，其中458人死亡、1 375人致残)，其次是不明武装团体(439名儿童伤亡，其中109人死亡、330人致残)和也门政府军(166名儿童伤亡，其中66人死亡、100人致残)。

37. 人口稠密地区遭到炮击是常有的事。例如，2016年6月，在塔伊兹省，10名1至12岁的儿童因其避难的房子被两枚炮弹击中而受伤。该事件发生在胡塞运动持续密集炮击期间。另外，2017年4月，被认为是人民委员会发射的一枚炮弹击中焦夫省的一所民房。房子部分被毁，导致3名女童和1名男童(包括1名两天的婴儿)伤残。

38. 地雷和未爆弹药是儿童伤亡的第三大肇因，造成728名儿童伤亡，其中149人死亡(123名男童和26名女童)、579人受伤(478名男童和101名女童)。这些事件大多数仍然不知由何人所为，主要发生在塔伊兹省(109起)、荷达台省(90起)、萨达省(83起)、贝达省(59起)和拉哈杰省(58起)。例如，2017年12月，在荷达台省，三个家庭乘坐一辆汽车从荷达台逃往亚丁，途中触发一枚地雷，造成4名女童死亡、4名男童和5名女童受伤，其年龄都在2至17岁之间。另外，2018年6月17日，在荷达台省，一位父亲和他的四个孩子(两男两女)骑摩托车逃离胡塞运动和也门政府部队交火的地区，途中触发地雷，导致父亲和他的两个儿子(年龄分别为3岁和8岁)当场死亡、两名女童(年龄分别为10岁和15岁)受伤。由于该地区持续发生冲突，直到第二天早上，两名女童才得到医疗救助，结果10岁的女童死亡，而15岁的女童在等待救援的过程中目睹了自己的全家人死在身边。

39. 自杀式攻击造成另外146名儿童伤亡，其中59名儿童死亡(51名男童和8名女童)、87名儿童受伤(76名男童和11名女童)。这些伤亡被归咎于在也门活动的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57人)、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50人)、不明武装团体(38人)和伊斯兰教法辅士组织(1人)。例如，2015年3月，在首都行政区，与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有关联的四个人分别在两座清真寺内同时引爆了随身携带的简易爆炸装置。这次攻击造成100多名平民伤亡，其中包括32名男童。简易爆炸装置还造成另外76名儿童伤亡，其中27人死亡、49人受伤。这些伤亡归咎于半岛基地组织(37人)和不明武装团体(39人)。其余100名儿童伤亡是由其他类型的爆炸造成的。

C. 强奸和其他形式的性暴力

40.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强奸和其他形式的针对儿童的性暴力行为少报不报的情况十分严重，主要原因是恐惧和与此种侵害行为有关的污名化，而在幸存者愿意寻求援助的设施内也缺乏适当的服务。

41. 联合国核对了 11 起针对年龄在 9 至 17 岁之间的 9 名男童和 2 名女童的性暴力事件，核实时间分别为 2013 年(1 起)、2015 年(1 起)和 2018 年(9 起)。这些事件分别归咎于也门政府军(7 起)、人民委员会(3 起)和胡塞运动(1 起)。一些经历过性暴力的幸存男童报告说，他们遭到多次强奸，并被威胁不得报告这些暴力行为并寻求支持。接到报告的事件分别发生在塔伊兹省(5 起)、阿比洋省(2 起)、亚丁省(2 起)、阿姆兰省(1 起)和首都行政区(1 起)。

42. 经联合国核实的女童早婚案例出现增长；这在冲突前的也门就是一个令人关切的重大问题，属于一种消极的应对机制。人们认为，女童早婚之所以出现增长，原因在于女童家庭面临经济困难、缺乏保护和安全以及法治不健全，导致有罪不罚现象普遍存在。

D. 攻击学校和医院

43.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联合国共核对了 381 起对学校(244 起)和医院(137 起)的攻击：经核实的攻击数据如下：2013 年 4 月至 12 月发生了 18 起(对学校 13 起、对医院 5 起)；2014 年发生了 50 起(对学校 37 起、对医院 13 起)；2015 年发生了 160 起(对学校 95 起、对医院 65 起)；2016 年发生了 73 起(对学校 48 起、对医院 25 起)；2017 年发生了 36 起(对学校 23 起、对医院 13 起)；2018 年发生了 44 起(对学校 28 起、对医院 16 起)。近一半(42%)的攻击发生在 2015 年战斗升级期间，主要发生在萨达省和塔伊兹省，主要由于准入限制，联合国只能在随后几年进行核实。大多数攻击(91%)都造成学校或医院部分或全部被毁(345 起)，其余 9%则涉及对学校 and 医院的攻击威胁，包括恐吓(15 起)、攻击医务人员和(或)病人(14 起)、抢劫和盗窃学校和医院的物品(4 起)以及攻击教师和(或)学生(3 起)。

攻击学校

44.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联合国核对了 244 起攻击学校的事件，这些事件归咎于以下方面：联盟(140 起)、胡塞运动(43 起)、不明武装部队和团体(28 起)、也门政府军(11 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运动的交火(6 起)、萨拉菲运动(4 起)、南方运动(3 起)、胡塞运动与人民委员会的交火(3 起)、胡塞运动与萨拉菲运动的交火(3 起)、人民委员会(2 起)、胡塞运动与也门改革集团的交火(1 起)。大多数攻击发生在萨达省(60 起)、首都行政区(31 起)和塔伊兹省(24 起)。

45. 例如，2015 年 9 月，荷台达省一所当时未用于军事目的的学校分别被联军空袭击中过三次。在第一次攻击中，学校连续被三枚导弹击中；第二次攻击发生在

次日，摧毁了学校的卫生间；第三次攻击发生在一周后，学校被四枚导弹击中，被完全炸毁。也有其他一些类似情况，即同一所学校多次遭到空袭。

46. 其他类型的攻击包括，胡塞运动人员冲进学校，迫使老师和学生跟着喊胡塞运动口号，并对不服从者加以威胁。也有一些学校被胡塞运动人员关闭。例如，2018年1月，在萨达省，该运动关闭了一所学校，威胁要逮捕任何胆敢未经许可重新开门办学的教师和其他学校雇员。

将学校用于军事目的

47. 经联合国核实被用于军事目的的学校有 258 所。该数量高于遭攻击的学校总数。大多数被用于军事目的的学校都位于塔伊兹省(64 所)、阿姆兰省(44 所)和萨达省(31 所)。这些事件大多归咎于胡塞运动(187 所)，其中的 21 所学校专门用于招募和宣传，并对男童和女童进行培训，使之学习战斗方法、学会组装和拆解武器。其余的学校分别被人民委员会(27 所)、不明武装团体(16 所)、也门政府军(10 所)、也门改革集团(7 所)、萨拉菲运动(6 所)、安全地带部队(3 所)、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1 所)和伊斯兰教法辅士组织(1 所)用于军事目的。在这 258 所学校中，有 58 所后来遭到攻击，导致设施部分或完全被毁。

攻击医院

48.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经联合国核实对医院发动的攻击有 137 起，实施攻击的分别为联盟(53 起)、胡塞运动(43 起)、不明武装部队和团体(17 起)、也门政府军(8 起)、人民委员会(7 起)、也门政府军与胡塞运动的交火(3 起)、安全地带部队(2 起)、伊斯兰教法辅士组织(2 起)、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1 起)以及胡塞运动与人民委员会的交火(1 起)。这些攻击医院的事件主要发生在塔伊兹省(64 起)、阿姆兰省(44 起)和焦夫省(3 起)。

49. 联盟对人口稠密区医院和救护车的攻击造成了严重的平民伤亡。例如，2016 年 1 月，联盟的空袭起初击中了萨达省的一个平民区。攻击发生后，周围地区的人立即赶来救助伤员，来了一辆救护车，准备将伤者转移到附近的医院，而就在这时，同一地点再度遭到空袭，包括医务人员和救护车司机在内的好几位平民被炸死。

50. 还有一起事件是，2015 年 7 月，胡塞运动人员在塔伊兹省与人民委员会发生武装冲突，其后闯入同一地区的一家医院。胡塞运动的一些成员要求得到记录与人民委员会冲突情形的录像带，并为此攻击了医院经理、两名工作人员和一名病人。胡塞运动后来疏散了病人并关闭了这所医疗设施。

51.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还有一些医院也数次遭到攻击。例如，2015 年，塔兹省 Thawrah 医院多次遭到攻击，胡塞运动卷入了这 15 次导致医院及其设备部分被毁的攻击中的 9 起。其余 6 起攻击事件的实施者尚无法得到核实。

将医院用于军事目的

52. 经联合国核实被用于军事目的的医院有 27 所。这些医院大多位于塔伊兹省(6 所)、亚丁省(4 所)和焦夫省(3 所)。将医院用于军事目的绝大部分系胡塞运动(20 所)所为,其后依次是人民委员会(4 所)、也门政府军(1 所)、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1 所)和伊斯兰教法辅士组织(1 所)。在这 27 所医院中,有 12 所后来遭到攻击,导致设施部分或完全被毁。

E. 绑架

53. 对绑架儿童情形的监测和核实仍然有限。绑架儿童的主要目的是招募和使用、进行其他形式的剥削以及索取赎金。经核实,在本报告所述期间,有 17 名 10 至 17 岁的男童遭到绑架:2015 年 11 名、2016 年 4 名、2017 年 2 名。绑架这些儿童的肇事方包括胡塞运动(12 名)和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人(2 名)。其余 3 起绑架事件的实施者尚无法认定。

54. 在归咎于胡塞运动的事件中,有 4 名男童被胡塞运动人员绑架,后来被送上战场与敌对方作战,其中 2 人后来被发现死于达利阿省。另外,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在贝达省绑架了 1 名 10 岁男童,以索要赎金。

F. 拒绝给予人道主义准入

55.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也门的人道主义局势不断恶化,对数百万儿童的生命、生存和福祉产生了深远影响。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表示,也门冲突造成了世界上最严重的人道主义危机。儿童无法获得人道主义救助是也门冲突一直存在的一个问题,人道主义行为体无法获得或只能获得有限的准入,物资很难或根本无法送达待援民众。

56.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联合国核对了 828 起拒绝给予人道主义准入事件,显示此类事件由于冲突加剧而急剧增加。在经核实的这些事件中,2013 年 4 月至 12 月发生了 16 起、2014 年 43 起、2015 年 23 起、2016 年 220 起、2017 年 251 起、2018 年 275 起。

57. 在拒绝给予人道主义准入的事件中,有 59%是限制国内行动(492 起),大多发生在荷台达(94 起)、萨那(77 起)、塔伊兹(54 起)、萨达(47 起)和伊卜(45 起)等省。大约 86%的限制行动事件是胡塞运动所为(423 起),其后依次是联盟(32 起)、也门政府军(23 起)、不明武装团体(8 起)、人民委员会(4 起)和南方运动(2 起)。例如,2015 年 9 月,胡塞运动在焦夫省没收了食品篮,阻止人道主义工作者向待援民众分发物资。

58. 在拒绝给予人道主义准入的事件中,针对人道主义人员、资产和设施的暴力事件是第二类最常见的事件(192 起)。此类事件大多发生在塔伊兹(48 起)、荷台达(32 起)、哈贾(16 起)和阿姆兰(13 起)等省,其中 81 起归咎于身份不明的武装团体,其后依次是胡塞运动(68 起)、也门政府军(18 起)、联盟(17 起)、人民委员会(6 起)和阿拉伯半岛基地组织(2 起)。例如,2015 年 4 月,联盟的一次空袭击中了一个国际非政府组织的人道主义援助物资仓库。

59. 联合国还核对了 111 起干涉执行人道主义援助工作的事件，这些事件分别归咎于胡塞运动(89 起)、联盟(13 起)、身份不明的武装团体(5 起)和也门政府军(4 起)，大多发生在荷台达(24 起)、萨那(23 起)、塔伊兹(11 起)和伊卜(9 起)等省。

60. 联合国核对了 25 起限制一些组织、人员或货物进入也门的事件。这些事件分别归咎于也门武装部队(10 起)、联盟(10 起)和胡塞运动(5 起)，分别发生在亚丁(12 起)、萨那(6 起)、荷台达(5 起)、伊卜(1 起)和哈德拉毛(1 起)等省。

61. 联合国核对了 8 次对水库的袭击。这些袭击阻断了周围社区的用水，其中 7 次归咎于联盟、1 次归咎于胡塞运动。例如，2017 年 9 月，联盟空袭了位于萨达省的一个向 4 000 人供水的水库。

四. 与冲突各方的宣传和对话

62. 在本报告所述期间，联合国继续并加强了与也门冲突各方的接触，以便除其他外制定和执行行动计划，结束和防止严重侵害儿童的行为。

63. 也门政府于 2014 年 5 月 14 日与联合国签署了一项行动计划，确认承诺结束和防止其部队招募和使用儿童。2014 年 6 月，成立了联合技术委员会，目的是促进该行动计划的执行并监测其进展。然而，三个月后，在胡塞运动接管萨那的所有政府实体后，委员会暂停了工作。此后冲突加剧，行动计划的执行工作陷入停顿。

64. 2017 年 10 月，也门政府批准了《安全学校宣言》；它与联合国关于振兴行动计划的对话转年恢复，并出现了新的发展。2018 年 3 月，也门武装部队副总司令发布命令，指出政府军禁止招募和使用儿童，并要求立即向有关当局报告任何违反其规定的行为。此外，政府还与联合国共同制定了一项重振行动计划执行工作的路线图。该路线图于 2018 年 12 月 18 日签署，重点是通过短期和长期活动防止招募儿童。路线图的内容包括制订标准作业程序，以便移交和释放与也门政府军有关联的儿童，并协助他们重返社区。

65. 联合国继续与胡塞运动接触，以结束和防止严重侵害行为，包括为此通过一项结束和防止所有严重侵害行为的行动计划。它通过开展培训、提供其他能力建设机会等方式，与胡塞运动事实当局进行接触并取得进展，提高他们对儿童权利保护，特别是六类严重侵害行为的认识。在编写本报告时，联合国尚未与胡塞运动制定行动计划，但对话仍在进行。

66. 联合国驻也门人员不断向也门冲突各方以及支持其中任何一方的会员国开展宣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是定期发出信函，呼吁各方遵守国际法规定的义务。信函中附有关于经核实、归咎于具体有关方的侵害行为的概述，同时一再重申与联合国制定行动计划的重要性。

67. 我的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自 2017 年以来一直与联盟成员接触，开展专家访问、互换信函、提供信息和指导，以加强联盟在 2017 年和 2018 年采取的措施。此外，特别代表办公室于 2017 年 10 月对利雅得的联盟总部进行了第一次访问，以查明差距，提出建议，加强联盟总部，包括 2017 年根据特别代表建议

所设儿童保护股制定的预防措施。自 2018 年以来，与联盟举行定期技术和高级别会议，以制定措施，改善也门对儿童的保护，最终使得联合国在 2019 年 3 月与联盟签署了谅解备忘录。

五. 意见和建议

68. 也门的战争不是儿童发动的，但他们付出的代价最高。在本报告涵盖的近六年中，儿童一直是也门冲突的主要受害者。招募和使用儿童、杀害和残害儿童、袭击医院和学校以及拒绝让儿童获得人道主义援助的问题一直存在。我对这场旷日持久的武装冲突已经并将继续对儿童产生的影响深感不安。我欢迎冲突的一些当事方为减少侵害行为而采取措施，但严重侵害儿童行为仍然多到不可接受。我强烈敦促所有各方遵守国际人道主义法和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义务，立即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也门儿童，包括确保在军事行动期间采取预防和缓解措施。肇事者必须对也门平民，特别是儿童的痛苦负责。有罪不罚一直是这场冲突的一个特征。

69. 令我感到鼓舞的是，也门政府于 2018 年 12 月批准了关于重振 2014 年与联合国签署的结束和防止也门政府军招募和使用儿童行动计划的路线图。然而，我感到关切的是，经核实，政府军招募的儿童人数仍然很多。我敦促政府立即着手执行路线图，停止和防止招募和使用儿童，立即释放其队伍中的所有儿童，并优先建立有效的年龄确定机制。

70. 我欢迎我的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特别代表与联盟接触，并促成联合国和联盟于 2019 年 3 月 25 日签署关于加强保护也门受武装冲突影响儿童的谅解备忘录。这份协议的内容包括组织开展有时限的具体活动，以防止联盟在也门的军事行动中严重侵害儿童。我敦促联盟继续与我的特别代表合作，及时有效地开展所有预防活动，并进一步加强已有的保护措施，以防止联盟在也门的军事行动中发生严重侵害行为。我还呼吁卷入冲突的所有国家，包括也门和联盟成员国，确保根据国际法对归咎于联盟的所有事件或事件指控进行适当调查。

71. 我欢迎胡塞运动与联合国驻也门人员接触，包括承诺接受关于国际人道主义法和武装冲突中保护儿童的培训。我深感关切的是，经核实，胡塞运动招募的儿童人数仍然很多。在这方面，我敦促胡塞运动加强与联合国在也门的对话，立即采取一切必要行动，履行国际法规定的义务，并制定关于结束和防止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行动计划。

72. 敌对行动造成的严重侵害儿童事件多到令人痛心，冲突各方招募和使用儿童(其中一些年仅 10 岁)的情况也多到令人痛心。全国各地战事不断，导致也门冲突各方实施的严重侵害儿童行为越来越多。家园、学校、医院和其他民用基础设施被摧毁，使得平民特别是儿童处境极其悲惨，被迫流离失所。

73. 我呼吁所有列入我关于儿童与武装冲突问题的报告(A/72/865-S/2018/465)附件一的冲突方与联合国制定关于结束和防止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的行动计划，如果他们尚未这样做的话。

74. 我提醒所有各方，必须立即释放由武装部队和团体招募和使用的所有 18 岁以下儿童，无一例外。我尤其感到震惊的是，经核实，招募和使用女童正在成为一种趋势，特别是考虑到这种侵害行为仍未得到充分报告。以前与冲突各方有关联的儿童重返家庭和社区至关重要，有助于让这些儿童及其家庭拥有未来，并防止他们再次被招募。

75. 我敦促所有各方停止剥夺与参与军事行动的武装部队和武装团体有关联或据称有关联的儿童的人身自由，并立即释放所有因这类指控而被羁押的儿童。与冲突方有关联的儿童必须首先被视为受害者，羁押只能作为最后手段，且时间应尽可能短，并符合国际少年司法原则以及《关于与武装部队或武装团体有关联儿童的原则和准则》。在这方面，我呼吁所有各方加强与联合国的接触，制定并通过关于释放与冲突方有关联的儿童和推动他们重返社会的标准作业程序，立即向平民儿童保护行为体提供准入，以促进这些儿童获释和重返社区。

76. 我敦促冲突各方立即停止在平民区的所有军事行动，更具体地说，停止针对学校和医院等受保护设施以及对也门人民生存至关重要的其他民用基础设施的军事行动。我也呼吁各方撤出各自用于军事目的的医院和学校，并停止对教师和医务人员的威胁和袭击。

77. 我对拒绝让也门儿童获得人道主义援助深感关切。我敦促所有各方允许并便利持续、快速和不受阻碍地向待援人口特别是儿童提供人道主义援助，包括不受阻碍地向儿童提供保健服务和免疫接种。我也呼吁冲突各方立即停止威胁武装冲突局势中严重侵害儿童行为监测和报告机制监测人员以及正在核实严重侵害行为的社区，并允许安全和不受阻碍地进入以开展监测。

78. 我欢迎在结束带来这一切前所未有痛苦的冲突方面取得进展。我敦促所有各方继续谈判，选择也门持久和平的道路。最重要的是，冲突各方必须找到政治解决办法，确保根据安全理事会第 2427(2018)号决议，将儿童保护规定纳入正在进行的和平谈判的所有方面；还必须确保对儿童保护方案提供长期财政支持，特别是确保为以前与冲突方有关联的儿童提供的康复和重返社会方案，包括心理社会支助服务具有可持续性，并资助联合国实地工作，使之能够继续为受也门武装冲突影响的所有儿童实施儿童保护方案。